

叶嘉莹和她的《迦陵诗词稿》

终见故园春好



叶嘉莹先生。

■ 明斋

11月24日，国际著名教育家、诗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叶嘉莹先生在天津仙逝，享年100岁。想起自己多年来与先生在文字里的交集，感慨颇多。几年前去西藏，我随身携带的，便是叶嘉莹先生的《迦陵诗词稿》。从阅读中我深切感受到，一部《迦陵诗词稿》，不仅是叶嘉莹先生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代华裔学者励志自强、爱国、自呈丹心的奋斗史与奉献史。

刀尺声中夜漏长

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曾说：“文不可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宋史·李格非传》）同样的意思，近代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也有过明确的表达，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披阅整部《迦陵诗词稿》，我认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真”，是“诚”，是发自肺腑，表达的是自己对于社会人生与生活际遇的切身体会。叶嘉莹先生也不止一次说过，她的诗词不是作出来的，是它们自己从胸臆中“跑”出来的，正如同王国维所说“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譬如，她在经历了失恃之痛后，曾写有《哭母诗八首》，可谓字字由血泪浇铸而成，不假雕饰，真挚感人。“八首”之六、之七写道：

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
凄凉莫怨无人问，剪纸招魂诉母亲。
年年辛苦为儿忙，刀尺声中夜漏长。
多少春晖游子恨，不堪重展旧衣裳。

当时，叶嘉莹先生还处于青春年少阶段，平时有母亲的百般呵护与怜惜，无忧无虑，一片烂漫；忽然之间母亲撒手人寰，自己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加上当时身陷沦陷区内，而父亲又远在后方，环顾左右孤独无助，举目所见一片凄迷。她通过丧母前后自己身份的对比与一系列生活细节的描摹，把心中无限的哀伤和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尽情地抒发了出来，出自肺腑，感人至深。

叶嘉莹先生随夫君辗转各地，居无定所，“天地茫茫，竟不知谋生何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境下，她也一直在作诗。后来她自己说，在当时那种悲苦的环境中，生存都成了大问题，根本没有写诗的欲望，那些诗都是自己“跑”出



上世纪5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任教。

来的。而恰是这种从肺腑中流淌出来的诗篇，才更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遥看灯火动乡情

1974年，在外漂泊半生之后，叶嘉莹终于有机会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其欣喜之情何如哉！长诗《祖国长歌行》开篇即写道：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何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
长街多少经济地，此时重回白发生。
……

后来，她向朋友介绍这首诗时，说：“飞机到达北京已经是晚上掌灯的时候，那时灯火还没有现在这么亮，我在飞机上远远看见稀稀疏疏的灯火，真是激动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当时，虽然经济社会发展还没那么繁荣，但是，对于一位饱受战乱之苦且远离家乡多年的游子来说，看到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仍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在诗中，她除了抒写见到亲人之后的惊喜欣慰之外，还细腻地描述了参观北京郊区的工厂与农村、山西的大寨、陕西的延安与西安以及上海、杭州、桂林、广州等地的见闻，对于祖国优秀而灿烂的文化、勤劳朴实的人民、秀丽壮美的风光等，她都给予了热情的讴歌与礼赞。

叶嘉莹先生不仅工诗，同时还是词坛妙手。她的诗词创作大致经历了三次变化：早年以抒写个人悲喜情感与描摹自然风物为主；青年时代饱受战乱与颠沛之苦，诗词境界亦随之开阔，由个人的情感抒发进而扩展到对社会苍生的思考，风格也越发顿挫而深沉；中年之后，涉世更深，特别是由于学术研究与讲学的需要，经常往来于世界各地，见闻逾广，感受逾真，诗情逾浓，无论是记游、叙事、写景、酬答、抒慨、言情，形诸篇章，更加汪洋恣肆，笔力纵横，浑然天成，不求工而自工。如《水调歌头·秋日有怀国内外各地友人》一词，云：

天涯常感旧，江海隔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岛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犖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此词填于1978年秋天。当时，国内朝气蓬勃，人的思想与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国际形势也朝着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一面发展。叶嘉莹先生虽然还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她同时还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同仁们做着学术研究工作，且经常应邀外出讲学；她分别于1974年和1977年两次回国旅游探亲，接触到许多亲友和学者，对于国内外形势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深有了解；对于祖国发展的美好愿景，寄予厚望；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有着认真的思考。于是，作为一个极具有爱国情怀的学者和诗人，于秋高气爽之际，月色皎洁之时，不免触动了游子思归的情绪，便念远怀人，抒情言志。填此词时，诗人虽已年过半百，经历过诸多的挫折与磨难，但丝毫没有衰暮之气，而是深情款款，豪情满腔，喷薄而出。■

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我邀请知名学者、作家李欧梵先生到海南中学行林讲堂和三亚学校鳌山讲堂作学术报告，分别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与评价问题作了两场专题演讲。一时听者云集，盛况空前。

12月20日傍晚，我从海口赶到三亚为李欧梵夫妇饯行。谈话间李欧梵先生忽然问我：“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呀？”我急忙从提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叶嘉莹先生著写的《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人生》。李欧梵瞬间睁大了眼睛，声音也提高了：“叶嘉莹先生可是我的老师啊！上世纪5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时，选修过叶先生的古诗词欣赏课。那时候，她读诗，解诗，也作诗。她的课讲得好极了，她也漂亮极了！在校园里，她一路走过去，简直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说着，李欧梵凝视远方，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之中。

“叶先生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呢？”过了许久，李欧梵先生才回过神来，轻声问道。

“是叶先生对自己诗词的解读。说得更具体一些，应该是叶先生对自己诗词创作的背景及其表达的内容，向读者所作的一个说明。从中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叶先生的思想历程、情感历程和心路历程。”我回答说。

于是，座中的几位友人也纷纷插话，根据各自的阅读，表达了对叶先生的理解、认同和真诚的敬意。特别是对叶先生渊博深厚的学识、捐献资金帮助学生不断发展的博大境界、对于恩师顾随先生的深情厚谊、执意回国讲学且海人不倦的可贵精神等等，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没有想到，在南国海岛上，在普通民众间，叶先生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拥有如此众多的粉丝。

受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染，我也不甘落后，谈了自己的一些见解：“1935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开学典礼上，曾追问学生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热爱中国吗？你希望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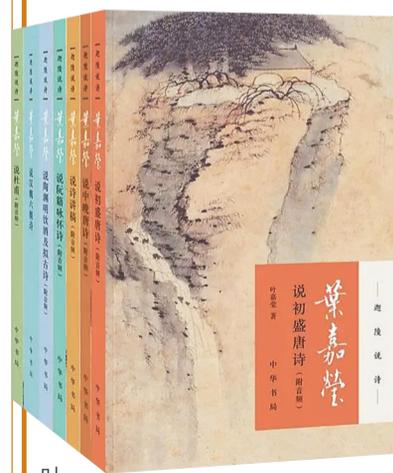
好吗？’极大地振奋了师生们的爱国斗志……其实，张公三问至今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可以说，叶嘉莹先生就是张公三问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者，也是最好的践行者！”当时，大家都给我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明白，这掌声不

仅是对我发言的认同，更是出于对叶嘉莹先生的敬重与赞佩。

临别时，李欧梵先生问我：“能把这本书送给我吗？明天返程途中正好可以通读。虽然不是耳提面命，不过，阅读着先生的文字，也应该说是心领神会，就等同于再次接受先生的教诲了。”我颌首致意，双手呈送。次日，送别李欧梵先生后，我赶回海口，一进办公室，就发现办公桌上有一个来自南开大学的包裹，拆开一看，是一册熟悉的书影，翻开扉页，竟是叶嘉莹先生亲笔题签的《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华书局2017年11月第一版。顿时，我的心头一热，一句名言从脑海里流淌而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件往事

■ 明斋



叶嘉莹有关诗词的著作。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迦陵诗词稿》。